树图拥有国内最活跃的公有链技术社区，社区用户遍布全球。

这个 120 余人组成的民间车队，在 50 天时间里守望相助，进行了 200 多车次志愿出车行动，保障了社区居民们顺利就医。

“车队的参与者希望能够发挥自治作用，自我颁发的徽章证明，不给抗疫中的居委会增加负担。有车队成员提议可以铸造数字徽章，为这个特殊的社群留下一份同样特殊的认证。事实上，自组织颁发的 NFT 数字徽章更准确与透明，更能凝聚群体认同，数字徽章日后也有更多的衍生可能。”孙哲说道。

新华志愿者车队 NFT 数字社区徽章。

如今在 comupage 上，“新华社区”就是一个较早入驻、体量较大的 DAO。在这个大型 DAO 中，又细分出“《新华录》地方刊物”“新华志愿车队”等不同小型 DAO。他们的共性在于：组织和行为完全出于自发，价值的驱动更多元，内部也完全扁平化。另外，已有的数字徽章也被引入这些 DAO，诸如上述提到的志愿者车队徽章。在一些初期尝试完成后，现在它已经成为帮助外界理解 DAO 的生动场景。

更重要的是，哪怕未来因为某种意外，comupage 消失了，但这些徽章依然存在。因为它们已经在区块链上，小程序只是存储形式。DAO 作为数字主体，能够自我承认和赋权，从而更激发人们的创造力。

为什么会有 DAO？

了解完 DAO 的基本概念，很多人自然会想到另一件事——社区自治。2022 年上海疫情期间，社区自治也曾被广泛提及。这并不难理解，和传统公司不同、DAO 出于某个目标而组织起来，这些 DAO 的特质，很难不让人想到疫情封控时期一些不得已而临时组织的社群。

甚至有人会问：这不就是上海人民非常熟悉的“社区团购”？那现实中已经有了这般存在，为什么还要有人想办法用前沿的技术去建构一个又一个 DAO？

关于这一点，孙哲向《新民周刊》解释道：“相比于社区团购，DAO 能够解决社会声望的问题，而不只有经济问题。社区团长虽然在社区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，但口碑良莠不齐。如果在一个 DAO 之中，我们可以通过设计一种荣誉系统，有团长做得好，就可以被社区成员授权荣誉徽章。别人下次看到这种徽章，就会立马明白这是一个好团长。这样一个社区真正的贡献者就能够通过徽章被识别与认可，在面对未来的危机时就更有行动力。”

DAO 作为 Web3.0 时代的组织形式，与传统组织形式在组织结构、组织规则、权利归属等方面有较大区别，由此更好地激发组织成员的参与度、积极性，从而解决社区自治和权益分